

HONG  
LAO  
WENONG  
红辣椒文丛

陈染小说精粹

红辣椒文丛  
陈染著



C H E N R A N X I A O S H U O J I N G C U

# 陈染小说精粹

空的窗  
时光与牢笼  
嘴唇里的阳光  
站在无人的风口  
麦穗女与守寡人  
秃头女走不出来的九月  
巫女与她的梦中之门  
饥饿的口袋  
与假想心爱者在禁中守望  
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  
凡墙都是门  
沙漏街的卜语  
破 开  
沉默的左乳  
时间不逝 圆圈不圆  
残 痕  
碎 音

## CHEN RAN XIAO SHUO JING CUI

HONG  
WEN  
ONG



陈 染

女，1962年4月出生於北京。幼年学习音乐。1986年大学毕业。曾在北京做过大学中文系教师。现在出版社做编辑。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私人生活》和《陈染文集》一、二、三、四卷。其中部分小说在英、美、德、日等国家出版。

(川)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徐 英  
封面设计:廖新松  
彭 博  
技术设计:古 蓉  
责任校对:伍登富

·红辣椒文丛·  
**陈染小说精粹**  
陈 染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盐道街3号)  
冶金部西南勘查局测绘制印厂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张 14.7 字数 334 千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20—04177—2/I·649 印数:1—8000 册

定价:22.00 元



## 总序

# 女性书写的别样风景

戴锦华

“女性文学”，或许是九十年代中国最为富丽而杂芜的文化现场之一。那是一处多种文化企图、多种文化驱动所共同运作的社会空间；其中日渐成熟的女性性别意识、日臻精美的女性文学书写，与将女性商品化、将女性自陈统摄于男性窥视视域之下的男权文化陷阱，彼此冲突抗争，又时有叠加重合。

或许劳拉·莫尔维的结论是对的，“我们无法在男权文化的天空下另辟苍穹”，但九十年代中国女性文化的实践，却无疑展现着女性书写的多样性空间及其相当广阔的可能。也许我们无法“另辟”一方女性的天空，但我们却无疑可以以自己的书写去展现丰盈各异的别样的风

景，去裂解男性文化大一统的文化/性别视野，去展示“同一地平线”上的文化与社会生存。尽管萧红曾慨叹“女性的天空是低矮的”，但书写这“低矮天空”下的女性生存，却未必是对这份“低矮”的认可；相反，这不仅是对“低矮”的抗争的姿态，而且是对女性空间/天空的拓展与夺回。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九十年代中国女性文学书写的成熟，从另一侧面上凸现了女性文化更为深刻的困境：在女性的书写与性别的书写之间；在对自己的性别身份与处境的自觉、指认、自陈与性别本质主义的樊笼与规范之间；在女性对男权文化及国族认同的消解与女性的社会表达与社会角色之间；在知识女性的反抗性书写与不时被凸现的性别身份所再度遮蔽的女性群体的阶级、种族差异命题之间；在女性知识群体与男性精英的冲突与共谋之间；在女性书写的先锋性、个人化与文化市场、通俗文学样式对女性作者的“天然结盟”之间。犹如我们无法拥有一方女性文化的纯净的苍穹，犹如女性文学并非“纯文学”圣殿中的一处净土；女性的文学书写，也始终是一隅镜城，一个绚烂而繁复的话语运作空间，是女性的内省、抗争、陷落并再度突围的起跑线。或许，女性书写便是一次不间断的文化突围与历险。

本系列入选的五位女作家铁凝、蒋子丹、陈染、方方、斯妤无疑是当代文坛上卓有成就的一组，她们姿态各异、风格迥然的作品，使这一系列成了九十年代女性文化图板上引人注目的一方拼图。如果一定要为她们寻找某种共同的特征，那么这共同之处并非作为其生理性别的女性身份，而是她们共同的、跨越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经历；是她们以女性书写，为这个不断发生着断裂、不断经历着扁平化的历史时段，所提供的文学与性别的思考和见证。除却陈染作为一个相对的例

外——她的作品序列在九十年代初成了女性自陈式书写的开先河者；其他四位作者的作品并不刻意强调作者的与文本中叙事人的性别身份，但在她们的叙事视点、书写方式中，女性立场却无疑是小说写作中的重要结构性因素之一。不同于八十年代女性写作，九十年代的女作家们不再于任何意义上将理想自我与理想人格的因素寄予男性角色；所谓“寻找男子汉”已成为重构性别秩序的过程中的一幕喜闹剧。如果说，“寻找男子汉”，已演变为虚构男性当代英雄，并转而由中国的文化工业——准肥皂剧生产来承担其“使命”，那么，在女作家笔下，这一过程并未简单且轻易地将其转换为所谓的欲望内投——书写女性的理想人格、或曰“新女性”。事实上，九十年代女性写作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多重意义上的反思与内省式写作，这不仅是对八十年代中后期对女性角色、境遇与命运的深入思索，不仅是以女性自陈（准自传）写作所呈现的性别意识及其拒绝姿态的选取，而且成为女性作为特定的主流社会边缘人的角色，深刻反思男权社会及文化的裂隙、破绽与荒诞。在此，蒋子丹的《从此以后》与铁凝的《对面》——一个男性窥视者的故事，堪为代表。在这两位作家的作品序列中，颇具异曲同工之妙的，是铁凝的《遭遇礼拜八》与蒋子丹的《绝响》。这两个精美的短篇同时是两幕关于女性生存境遇的荒诞喜剧，前者书写一个快乐的“弃妇”是怎样地引发了“社会”的不安，以致必需“全体动员”来将其规范为“秦香莲版”而后快；后者则书写一位女诗人如何以自己的自杀身亡为结局，构造了一幕千古“痴心女子负心汉”的爱情传奇，却最终被读解为因两尾黄花鱼而负气身亡的市井闹戏。

作为这一省思的文学层面，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将写作的自指融入了女性的追问自我与性别的社会建构的质疑之中。不

期而遇的，是方方的《随意表白》与蒋子丹的《桑烟为谁而升起》同时将对女性故事的讲述，于开篇伊始，便暴露一次写作/虚构行为——对女性故事的书写，同时是对女性自我的质询。

此间，陈染的写作作为个案，则不断萦回在揽镜自照与自我拷问的女性自陈之间。如果说陈染八、九十年代之交的作品仍集中在女性的成长故事与父恋/母恋场景中，那么，她九十年代中后期的创作则更深、也更繁复地进入了“姐妹之邦”的书写。我们间或可以将《破开》视为女性书写中的一个特定的标识，一纸关于姐妹情谊与同性之爱的宣告；而她作品所构成的被述世界则如同层层缠绕、又绝望突围的女性文化的迷宫。

似乎介于女性书写的自指与自陈之间，斯好的作品在魔幻与写实、暴露为虚构的书写与隐忍着真情的自陈之间犹疑。她的写作接近于某种性别书写的化妆舞会，面具遮蔽了血肉的面孔，但却不时地凸现、暴露了更为痛切的真实；那是一页《狂言》，一个曾过分将男权文化下的女性规范内在化，因之成了难于救赎的牺牲者的女性的“故事”。

在这一系列中，两位将其丰满的作品序列从八十年代延伸至今天的作家：铁凝与方方，为我们呈现了一份复沓中的变奏形态。作为八十年代名篇的《棉花垛》，触及了女人/历史/暴力的主题，它与“对文明的质询”共同构成了铁凝作品的双重主题；她九十年代的写作，则在这两个主题的融合与延伸中更加切近了女性命运的展现与思考。

在笔者看来，尽管因新写实而“浮出海面”，但方方的写作与八十年代后期的新写实潮汐有着鲜明又微妙的差异。或许正是方方的作品，向我们展现在当代中国甚为响亮、却面目不清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写作力度。其中对现实的敏锐关注与把握，写作

者一份拳拳的人文情怀，对下层社会、“普通人”的悲悯，成为贯穿方方写作的主要脉络。事实上，正是这份视角与关照使她在《一唱三叹》中触及了社会与女性的多重角色，女人与家国认同等重要命题。

或许可以说，正是在文学写作的意义上，蒋子丹构成了另一层面上的女性书写的特例。如果说，《桑烟为谁升起》以写作行为的自指、对典型的女性角色及其话语的戏仿写作成为女性书写的代表作品之一，那么，《左手》和《绝响》则作为两部隽永而妙趣横生的短篇佳作，而成为九十年代汉语写作中的佼佼者。

这一个作品系列当然只是女性书写图板的一角，华美而迷人的一角。这是女性文化的一处别样的风景，一个不断拓展与生长的另类空间。

1998年7月 北京



# 目 录

√ 空的窗·····	( 1 )
时光与牢笼·····	( 18 )
嘴唇里的阳光·····	( 36 )
站在无人的风口·····	( 56 )
麦穗女与守寡人·····	( 73 )
秃头女走不出来的九月·····	( 91 )
巫女与她的梦中之门·····	( 102 )
饥饿的口袋·····	( 122 )
与假想心爱者在禁中守望·····	( 141 )
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	( 165 )
√ 凡墙都是门·····	( 216 )
√ 沙漏街的卜语·····	( 247 )
破 开·····	( 293 )
沉默的左乳·····	( 326 )
√ 时间不逝 圆圈不圆·····	( 347 )
√ 残 痕·····	( 401 )
√ 碎 音·····	( 421 )
另一扇开启的门——陈染访谈录 ····· 陈 染 萧 钢	( 438 )



## 空的窗

孤独的人最常光顾的地方是邮局。老人是在两年前的黄昏时分得出这一结论的。无论你相信抑或不相信，他都对自己的发现表现出坚定不移的信念。

两年前的一个沉闷而阴郁的下午，绵绵的雨雾终于在嘶嘶啦啦纠缠了七天七夜之后打住，太阳灼热的光线像一把寒光凛凛的匕首，从太阳应该消失的西天角斜逼出来，横亘在鼠街的中央地带，这时已是迟暮时分。老人正站在街边观望着什么，他发现自己有一半脸颊亮在阳光里，另一半脸颊埋在阴影里，于是，他把自己的脸完全拉进街角的一级高台阶上面的阴影里边去。

这举动与他的心境有关。比如，有一天夜晚，我送两个朋友去车站，一个男一个女，这男人和女人本身并无故事，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一个天南一个地北，在来我家做客之前并不相识。我要说的是在我送别他们的时候，那场景所给予我的对人生的一点小感悟。

那女人外观艳丽且凄凉，黑黑的长发披散着被夜风抚弄得时起时落，飘飘扬扬，像一面柔软的黑色缎旗，眼睛大大地洞张着，里边盛满忧郁，在黑夜中闪闪烁烁，楚楚动人。作为女人，我对拥有这种眼睛和神韵的同类，会从心灵里某个深深的部位产生一种疼痛感，这个格调总与我自己的生活经历相投合。她刚刚离了婚，从遥远的北方城市逃到我生活的这个城市。当时，夜色已经很浓稠，车站正好有一盏路灯突兀地亮着，在四际茫茫的黑暗中，这灯光给人以突然的暴露感。我们三个人在站牌下站定后我所看到的第一个动作就是那女人向后退了一步，把自己的脸躲进身后一条电线杆的瘦长的阴影里。随即，我发现我自己也闪了一下身，躲开那令人暴露的灯光，和她并排而立，脚下踏着那条横卧在鼠街车站的电线杆的影子，我们俩从头到脚被电线杆的影子保护起来。

我们的对面，在光秃秃四处无藏的光亮里，那男人（我当时在自己心里把他塑造得完美无缺，我热恋着我自己想象而成的男人，而这男人其实与他关系不大）乐呵呵迎视而站，眼睛安然地裸露在光芒之下。他是从一个边远的南方小城过五关斩六将杀进我生活的这个文化氛围很浓的城市里工作的，并且很快又将离开我到一個遥远的国度去学习，因此，他心中充满信心和希望，并不因离开我而觉得失去什么。我的这个对于人生的一点小感悟就是在此时产生的：倘若你在任何一种光芒里——比如

目光、阳光、灯光——看到两个或三个或四个人聚在一起，他们每个人对于光芒的或迎视或背立的选择，决不只是一种偶然为之的空间位置，那绝对与心境有关，似乎是很随意的站立位置，但那却是一种必然的结局。

两年来，种种回忆使我一直在思索黑暗与光亮这个既相悖又贯通的生命问题。这个问题与我下面的故事有关。

那一天，在阴雨初晴的黄昏时分，老人被忽然绽开的阳光逼到鼠街东侧的高台阶上边的阴影里边去。高台阶的上边正好是一家小邮局。七天七夜的绵雨过后，邮局里显得格外繁忙。孤独的老人，忽然发现在死寂的生活中有一块角落与全世界相连，人们在这里与远在太平洋那一边的亲人爱友清晰地说着话，一个女孩在走出电话间时，神采飞扬地说，她刚刚听到了纽约清晨清扫街道的洒水车的声音。老人心中莫名地激动起来，这里还是疲倦的黄昏，而太平洋的那一边已是阳光初照的清晨了，哦，世界有这样大！老人兴味十足地在邮局里观看起来。有人风风火火排队寄发邮政快件，有人慢吞吞把信封投进四平八稳的信箱，还有人四处借着钢笔或圆珠笔；以便填写电报内容。有个面色苍白得好像没有温度的年轻女人，握着电话筒，光流泪出不了声。这个女人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几天后，他在另外一个地方又见到了这个年轻女人。

老人连续好多天在邮局里进进出出四处张望。有一天，他正在被这个繁忙的孤独世界所感动，想着自己的这一生似乎没有收到过什么人的信、并考虑着给什么人写封信的时候，忽然他听到一个很年轻的声音从身边掠过：“有病，有病，肯定这人有病。”老人的目光追随着那声音，那声音是一位身穿墨绿色邮电

部门工作服的小伙子发出的，他走到柜台里，和一位穿同样服装的姑娘指指点点。老人凑过去，看到他们正嘲笑地议论一封信的信封。老人戴起老花镜，看到那信封上写：北京八宝山老山骨灰堂第五区第一百零五号收。老人的心像被什么东西攥了一下，他立刻想起两天前在老伴儿去世后的她的第一个生辰日。那一天，他熄灭了房间里所有的电灯，燃起三支蜡烛，在昏黄的烛光下，他笨手笨脚包了五十九个一寸大小的饺子。老伴儿去世正好五十九岁。然后，他把这五十九个小饺子抛洒在鼠街西头的一条通往远处的污水河里。河水像一只庞大的铁锅里的沸水，跌宕跳跃，小饺子落到河水里犹若水耗子一般上下蹿起，最后被河水跳着舞带走了。可是，忽然，老人望着那远去的河水哭泣起来，说饺子忘记煮了，还是生的。

那一天，正是晚饭前，太阳的余晖把河水涂染成让人心疼的血红，我正好站在河边，便走上去安慰老人说：阴间的吃法与我们阳间的吃法不同，饺子煮熟再吃是我们阳间的吃法，若按阳间的吃法把煮熟的饺子抛洒河中，你的老伴儿肯定在阴间无法收到。老人抬起头望望我，似乎得到安慰。他说他好像见过我，在邮局里，我举着话筒光流泪不出声。然后他就走了。我就是在那一天认识的老人。那时，我还可以像正常人一样走路交谈，像正常人一样看到光明或逃开光明。

还是先把我放在一边，继续说老人的故事。我与这个�事的关系，到最后你便可以发现。

那一天，老人回到家，给老伴儿写封信的欲望撞击着他，他在房间里走过来走过去，坐不下去站不起来，最后终于没有写。

没有写的原因很简单，他要诉说的太多太多，以至无法落笔，无法开头和结尾，只好选择沉默。正像我们太亲太近的人，你无法描写他一样。你能够诉说或描写的对象，必须具备一个条件，那就是与你的距离，没有距离，也就无法存在诉说和描写。

老人把神思拉回到邮局里，望望眼前那封投寄“北京八宝山老山骨灰堂第五区第一百零五号收”的信出了声。

“年轻人，我要找你们邮局的局长。”他说。

那个穿邮局制服的青年抬起头，看看老人庄严的面孔。拥有这种面孔的人肯定是有非见局长不可的事，是糊弄不走拒绝不了的。青年人朝着一个什么方向都不是的空中一指：那儿。老人楼上楼下左边右边花了十七八分钟时间，在第七与第八之间没有房号的房间里的第七十八号茶杯前终于找到邮局局长，在这个不大的邮局里。老人气喘吁吁掏出自己的证件，自我介绍说他是鼠街中心小学的退休教师，退休的时候正好老伴儿又去世了，他活着没有了希望，没有人再需要他，他希望局长能给他一份工作，他不要钱只是义务劳动。

局长先是漫不经心地听着，后来他被老人眼角里混浊的水花以及他那种为别人所掌握的悬而未定的希望感所造成的抽搐的嘴角所感动，“那么你能做什么呢？”

老人立刻来了精神，说：“我可以投送那些无法送达的死信。”

局长很是痛快，“好了，就这样吧，每月我们发给你四十元就算补助费。”

“谢谢，谢谢！”老人一下子充实起来，轻盈起来，光亮起来。步伐铿铿然，螺旋下楼。手里攥着第一封将要去送的死信。

这是两年前一个很晴朗的午日所发生的事。就在那天，忽

然之间，老人那无所依恃于世界又无人需要于他的孤独感，在那个午日的矮矮的两层楼梯的旋转中消失殆尽。

生命又回到老人的躯体上，他觉得自己又活得充实而有意义起来，像他当年在鼠街中心小学与孩子们在一起时一样，尽管“b、p、m”、“人与入字的不同”，他讲了四十二年之久，但他从没有重复感，每一次讲都如第一次。就像一个爱着一个女人的男人看见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一样，就像热爱生命的老赫尔曼·黑塞认为我们的生命永远是出生后的第一天一样。

可是，又在忽然之间，黑暗降临了。就是现在。老人正坐在两年前他在第七与第八之间没有房号的房间里的第七十八号茶杯前找到的邮局局长面前。

“你应该在家里休息，人应该服老，腿脚怎么也是不如年轻时候。”局长表情沉痛，咬着牙说出了这几句话，他知道这个决定对老人意味着什么。

老人把头低埋在两腿上，腰骨弯塌下来，一动不动，像一只风干了的人形标本。一行浊混的老泪在他那被皱纹纵横切割的脸颊上左右徘徊，绵延而下，终于掉在老人肥肥的裤脚上。

半个月前，老人在邮局门外的高台阶上摔了一跤，右膝擦破了皮肉，浓黯的血滴顺着小腿爬到脚面上。换在年轻人身上，这点伤本不算什么，可是老人的右膝却一日日鼓胀起来，髌骨浮肿起来。医生说是软组织损伤所造成的积液，需卧床十天。

“请你能理解我们，我们必须对你负责任。”邮局局长接着说。他看了看老人，从抽屉里取出一个口袋，“两年来你为我们工作，我们非常感激！这是给你的一点心意。”

老人头也没抬，生命的意义都没有了，心意还算什么呢。

局长重重叹了一声，又从抽屉里取出一样东西，“这是最后

一封死信。”

老人抬了头，看了看那牛皮纸信封上写的字：

北京鼠街每天太阳初升时分开窗眺望的女人收

他的眼睛亮了一下，随即又淹没在盛满眼眶的绝望里。

这时候，我并没有无端消失。这两年中，在老人从送达死信的重任中重新找回生命的意义的时候，有一天，我失去了我生命中最为珍贵的。那是一个普通得令人无法回忆出任何天气特征的下午，我等待了很久很久一个人忽然站在我面前，这久别而去的人（就是那位被我想象加工而成的令我迷恋的男人）终于从一个遥远的国度回到我身边，我激动又委屈地流着泪，一句话也说不出。他轻轻抚摸着我的瘦削的肩，脸颊埋在我的长发和肩胛骨里蹭来蹭去，像是从未离开过我、也从未遗忘过我一样。我便把脊背像猫一样弓起来，低低呻吟一声。我知道他永远不会完全属于我一个人，正像我的精神不能完全属于他一样。无论世人承认抑或承认，我们无法做到一生只爱一个男人或女人，而那些爱的确是真诚的，只要能够称作爱。这是事实。性关系并不是爱的全部关系。即使这样，我仍然为他奉献了巨大代价。就在这天，他的到来，使那潜藏在我身体里的旷日已久的障碍，终于彻底形成了。我失去了同得到的一样珍贵的东西。这世界总是很公平。后边你将会知道这一切。

还是先把我放下，继续讲老人的故事。

老人那天蹒跚地走出邮局不大的大门，手里攥着那封死



信。他心里郁郁地盘算起来，最后一封死信！果真到了最后的时刻吗？他想起曾经在一份报纸上看到的一幅漫画，画面上一个活得非常带劲的男人说：“我有太多需要活下去的理由，要付房子的贷款，车子的贷款，录像机的贷款……”当时，老人立刻就把这个问题摆在自己面前让自己回答：我有太多需要活下去的理由，我每天或每两天就会得到一封死信，然后要设法把它送到稀奇古怪的死信的主人手里；有一天也许我自己也会得到一封什么人寄来的死信。老人觉得无论去送达陌生人的死信，还是等待一封寄给自己的未知的死信，都是活下去的伟大理由。而现在，这个理由终于到达了存在的边缘，送完这封死信，理由就不复存在了。

最后的时刻到了。最后的时刻果真到了。

老人打开家门，闷了一天的房子有一股霉味，墙壁由于连日阴雨而浮了一层绿茸茸的东西。在他进屋的一瞬间，啪啦一声重重的脆响溅在地上，一堆细细碎碎的白玻璃在响声里摊在地上。老人迟缓地把目光落在那堆碎玻璃上时，是在事情已经发生半分钟之后。老伴儿的遗像埋在碎玻璃里挣扎着朝他微笑，长长的奇怪的笑容从刚才那一声爆破声里扭曲地绽出，在多种角度的碎玻璃的折光里变了形。墙壁的潮湿使挂着镜框的贴钩连着一层白白的灰皮一同脱落下来。老人弯下身，受伤的右膝发出铁器生锈一般吱吱的叫声，他抚去那笑容上闪闪烁烁的白玻璃，但是，那长长的穿越了两年多岁月的微笑终于在破碎声中折断。他把老伴儿的划破的遗像拾起来，放在床上躺下，不知所措。

他在房间里转了几圈，然后便开始像往常那样找东西。找什么他自己并不清楚，反正他找了起来。两年来，老人的家什零